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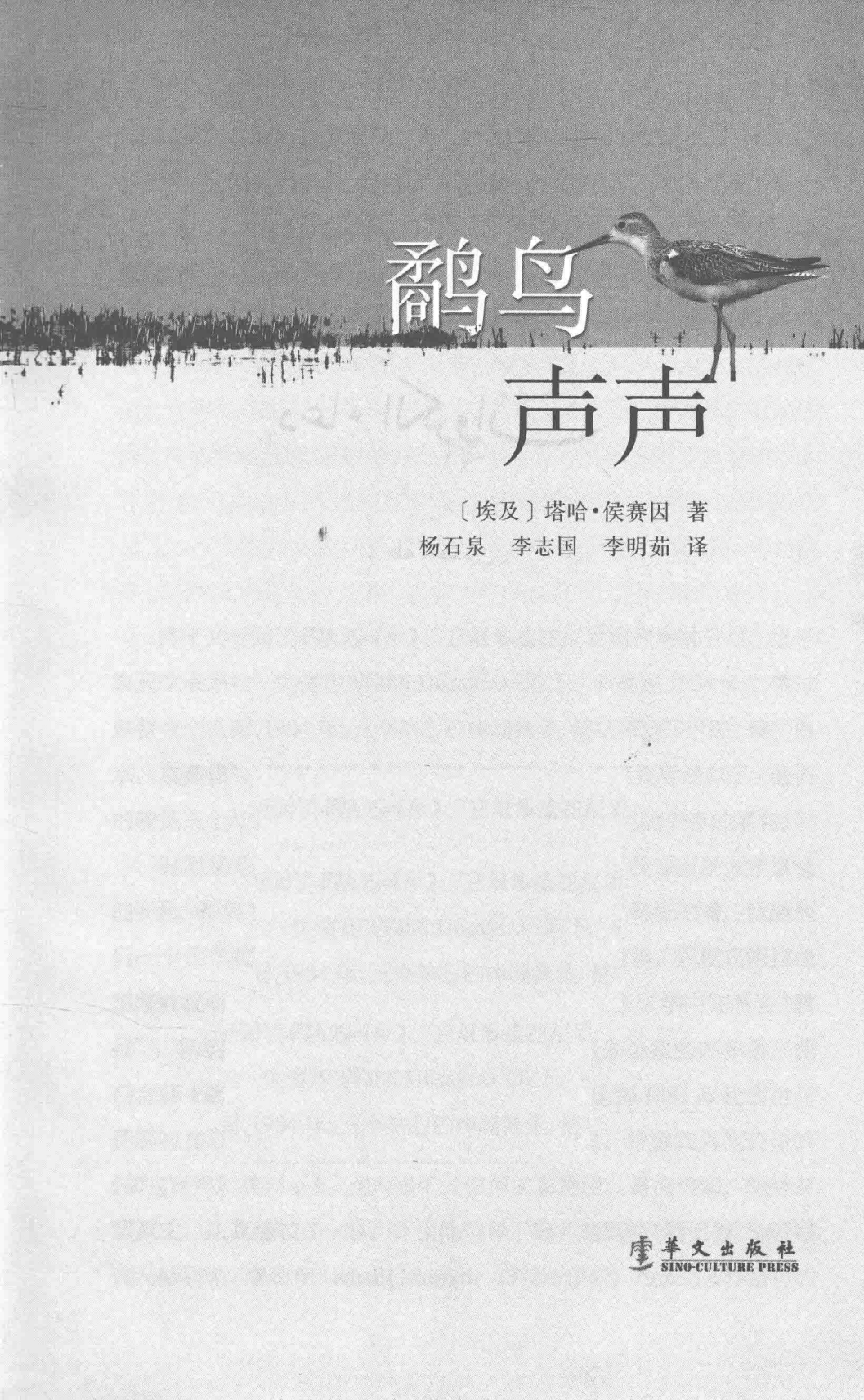
〔埃及〕塔哈·侯赛因 著
杨石泉 李志国 李明茹 译



鹬鸟 声声

亲爱的小鸟，我在，
我在这儿！多少年来，我
们都在午夜相会，进行这
种交谈。亲爱的小鸟啊！
你能让我把这交谈的内容
向人们诉说一二吗？但愿
他们能从中汲取教训，使
得那一颗颗纯洁的心灵不
再遭到残害，使得那些无
辜的鲜血不再白白地流淌。

鹬鸟声声



〔埃及〕塔哈·侯赛因 著
杨石泉 李志国 李明茹 译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鹬鸟声声 / (埃及) 塔哈·侯赛因著; 杨石泉, 李志国, 李明茹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075-4548-7

I. ①鹬… II. ①塔… ②杨… ③李… ④李… III. ①长中篇小说-埃及-现代 IV. ①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3427号

鹬鸟声声

作者: [埃及] 塔哈·侯赛因

译者: 杨石泉 李志国 李明茹

策划: 杨平

责任编辑: 杨宁 郭俊萍

特邀编辑: 王芳 麦日排提·麦合木提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址: <http://www.hwcbbs.com.cn>

电子信箱: 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8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9.5

字数: 77千字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548-7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终于又听到了《鹈鸟声声》。它最早是在尼罗河河畔的开罗，出于埃及文豪塔哈·侯赛因 (Tāhā Husayīn) 笔下，那是在 1934 年。事过整整半个世纪，1984 年，三个热心的中国青年，把它译到了中国。噢！“白水、志茹译”，译者是两个人，怎么说是三个？这里我要爆料了：他们的确是三个人：白水是杨石泉的笔名，志茹则是李志国夫妻的笔名。

时间真是伟大的魔术师。遥想 1978 到 1980 年我在开罗大学镀金的岁月，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杨石泉原本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后随他们一个班在我们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进修了两年，以便在阿拉伯国家教汉语。我在开罗的时候，他正在艾因·舍姆斯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李志国小两口那时则是刚毕业不久在使馆办公室当办事员。他们合译《鹈鸟声声》可能就是那时开始的。还记得 1983 年我去也门萨那技校任教 (1983—1985) 前，杨石泉找到我，希望我为他们译的《鹈鸟声声》校对一下。当时虽忙，但蒙人家抬爱，盛情难却，倒是对照原文，认真地校了一遍，并代他们译了著名的两国 (黎巴嫩、埃及) 诗人赫利勒·穆特朗 (Khalīl Mutrān, 1872—1949) 为该书及作者写的

赠诗。从那时算起，如今又过了三十多年，我们已经青春不再，年逾古稀。华文出版社的杨平先生希望能让我国的读者再读到《鹬鸟声声》，让我设法联系一下译者。

先是得知李志国在利比亚任大使，后再电话联系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退休的杨石泉教授，笑谈起他从开罗回国后，当时一个从艾因·舍姆斯大学到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的学生给她在开罗的同学写信说：“我到杨教授家去看过，他家的确没有汽车。”杨教授笑着告诉我：“现在儿子倒是买了辆汽车，还是名牌，但是我们这把年纪，只能坐，不能开了。”谈到《鹬鸟声声》再版的事，他高兴之余，一定要我给写序。当然，又是抬爱，又是盛情难却，又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查了一下原版的《鹬鸟声声》译本，发现有译者的《前言》：介绍了作者、分析了作品。如前所述，杨教授是中文系科班出身，最知道这类文章该怎么写了。人家本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序，再让我写序，岂不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吗？但既然应承下来，而且杨石泉教授似乎又将这事告知了出版社的杨平先生，现在是“二杨”夹击，我只好硬着头皮“续”下去。

原版的《鹬鸟声声》译本是1984年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由这家出版社出这本书呢？我想原因就是作者塔哈·侯赛因是一位盲人，出这部书，有一定的励志作用。世上的盲人不少，世上的盲人作家不多，其中能像塔哈·侯赛因那样著作等身且对世人有那么大影响者，我想来想去，还真找不出第二个。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上映过一部译制的埃及故事片，叫《征服黑暗的人》，后来同名的原著也译出来了。不论这部影片还是那本书，都是有关塔哈·侯赛因的传记。塔哈·侯赛因有两个封号：一个是“阿拉伯文学之柱”，另一个就是“征服黑暗的人”。

塔哈·侯赛因生于上埃及一个偏僻的农村，1902年随兄赴开罗，

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当时，爱资哈尔大学是一个维新与守旧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中心。正是在这里，迈尔赛菲先生教授的文学课（在爱资哈尔大学被认为是“皮毛课”，以与宗教的“精华课”区别）引起塔哈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穆罕默德·阿布笃、主张妇女解放的卡西姆·艾敏合力主改良、维新，提倡言论自由的思想家鲁特菲等在校内外都曾对塔哈的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1908年，塔哈·侯赛因开始在新创建的埃及大学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等课，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1914年，他以研究阿拔斯朝后期著名的盲诗人艾布·阿拉·麦阿里的论文《纪念艾布·阿拉》而获该校第一个博士学位。同年，他被学校派往法国留学，在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后又分别在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文学、哲学、历史等。他曾广泛涉猎世界文学名著，潜心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近代欧洲，特别是法国文学、哲学。1918年，他以论文《伊本·赫勒敦的社会哲学》再获博士学位。1919年，塔哈·侯赛因离法返国，先后在埃及大学教授希腊、罗马史和阿拉伯文学，并在报刊上发表杂文，投入了当时文化战线上维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同时，他还利用自己从西方学到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阿拉伯文学遗产，并重新加以评价。1926年他的《论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公开发表。他在书中采用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系统的怀疑论”方法和认识上“唯理论”观点，对伊斯兰教以前的诗歌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他对这些诗歌的真实性及其价值表示怀疑，认为它们多是后人伪托的赝品。这种研究方法及其结论，对于那些惯于抱残守缺、因陈袭旧的经学院的学究们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论敌们紧紧抓住行文中几段有关宗教的问题大做文章，认为塔哈·侯赛因简直是离经叛道，亵渎伊斯兰教和先知，对他口诛笔伐，并要求议会对他进行制裁，宣布该书为禁书。后来由于政府出面干涉，塔哈·侯赛因做了某些妥协，并一度去欧洲避难，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塔哈·侯赛因于1929、1934年曾两度出任埃及大学文学学院院长，20世纪40年代曾任亚历山大大学校长，1950—1952年任教育部部长。他在1952年“七二三”革命胜利后曾任埃及作协主席、阿拉伯语言学会会长、《共和国报》主编等职。雅典、牛津、罗马、里昂、马德里、蒙彼利埃、剑桥等七所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1949年他获得国家文学奖，1958年获国家文学表彰奖，1965年获尼罗河勋章；他曾两度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于1973年逝世的前一天，被联合国宣布授予在人权方面有最杰出成就的名人奖。

塔哈·侯赛因是位多产的作家，遗有70多部著作。1974年黎巴嫩图书社曾出版《塔哈·侯赛因全集》，共19卷，内容包括文学、语言、历史、哲学、政治、教育、宗教等诸多方面。如论文《哈菲兹与邵基》（1929）、《谈诗论文》（1936）、《与穆太奈比在一起》（1937）、《文学与批评》（1945）、《星期三谈话录》（三卷，1925—1957）、《争论与批评》（1955）、《批评与改革》（1956）、《我们的当代文学》（1958）等。其代表作是自传体小说《日子》（三卷，1929、1939、1962）。

综上所述，塔哈·侯赛因被称之为“阿拉伯文学之柱”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说塔哈·侯赛因是“征服黑暗的人”，当然也不难理解。对于一个盲人来说，什么都看不见，似乎处于一片黑暗中。而他竟能不畏艰难，取得明眼人都难以取得的成就，成为举世闻名的“阿拉伯文学之柱”，理所当然的是一位征服黑暗的人。但是仅是这样理解，似乎还肤浅了些。称他为“征服黑暗的人”其实具有更深刻的内涵。这是因为塔哈·侯赛因不仅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文豪，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不仅征服了自己眼前的黑暗，他更是为民族、为社会征服黑暗的人。这种黑暗就是愚昧、迷信、落后、无知。他认为，“知识如同空气与水一样，人人皆有权享有”。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期间签署了免费教育法令，从而实现了他的“教育机会均等的主张”。他一生

不肯随波逐流、趋时媚俗，不肯向命运屈服，不肯向权贵低头，不肯向传统势力、保守思想妥协，被认为是埃及乃至阿拉伯文化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旗手与领袖。

塔哈·侯赛因积极主张并身体力行向西方现代文化、文学借鉴、学习。他在很多方面打破了当时封建的复古守旧思想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宗教偏见的束缚，所以在埃及、阿拉伯本土至今对他的评价仍是褒贬不一。一些宗教极端分子至今还认为塔哈·侯赛因这类人是崇洋媚外、离经叛道的异类、内奸。其实，塔哈·侯赛因在反对守旧复古的同时，也反对“西方欧洲中心论”，他曾说过：“如果我们说欧美尽管他们现在很优越，但他们的一切优越、一切科学都要归功于中世纪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去的那些丰富、持久的文化根底，那我们绝不是在过甚其词，也不是在吹牛胡说。我们应该毫不客气地要求欧洲人——我已经多次要求过他们——向东方还债而不要赖账，要让他们感到阿拉伯东方对他们是有恩的，对此他们应当称赞、感谢，而不应妄自尊大、胡作非为，更不应对那些向他们施过恩、让他们懂得何为恩惠、何为文明的人以怨报德！”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是要互补的，应当相互交流，既要“拿来”又要“给予”。他反对复古守旧，但同样反对全盘否定阿拉伯古代文化遗产，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文学的借鉴应与传承、弘扬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我看来，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只有埃及的塔哈·侯赛因与黎巴嫩旅美派的纪伯伦的地位，可与鲁迅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拟。

了解了塔哈·侯赛因这位“阿拉伯文学之柱”与“征服黑暗的人”在埃及乃至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鹬鸟声声》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会被阿拉伯作家协会选为“20世纪105部阿拉伯最佳中篇小说”之一。如同一篇短篇

小说《祝福》会成为鲁迅的代表作之一，这是因为塔哈·侯赛因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中，写出了在愚昧、落后的封建传统礼教统治、在各种邪恶势力的压迫下，埃及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作者对身受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对残害妇女的封建礼教、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予以无情的谴责和鞭笞。其实，《鹁鸟声声》这个书名按照阿拉伯原文直译的话，应是《鹁鸟的“都阿”》。“都阿”是个由阿拉伯原文音译而为我国回民或穆斯林所熟知的经堂词汇，意思为祈祷、祝福等。其实在阿拉伯文中，“都阿”(du‘ā’)这个词，意思会根据其后所附的介词不同而不同：其后的介词若是“li”，其意就是(为……)“祝福”“祈祷”；但若是其后所附的介词是“alā”，其意则是(对……)“诅咒”。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可以认为，《鹁鸟声声》一方面是对那种愚昧、落后的传统礼教、各种邪恶势力及其社会的诅咒，另一方面，则是为牺牲于这种传统礼教与邪恶势力屠刀下的姐姐胡娜迪的祈祷，为本想为姐姐复仇但却坠于爱河、挣扎于情与仇的困扰中难于解脱的妹妹阿米娜的祝福，祈愿这种悲剧不再重演。

顺便再啰唆几句。我在开罗的时候曾看过1959年据这一名著摄制成的同名影片。女主角阿米娜的扮演者是法婷·哈玛玛(Fātin Hamāmah, 1931—2015)，她被称为是“埃及影坛女士”，相当于“终身影后”。她与后来去了好莱坞成了国际大明星的奥麦尔·谢里夫(Omar Sharif, 1932—2015)合演的《我们美好的日子》。20世纪50年代我国译制上映后，曾红极一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影片《鹁鸟声声》男主角的扮演者是艾哈迈德·穆兹希尔(Ahmad Muzhir, 1917—2002)，他曾是埃及两位总统纳赛尔与萨达特在军校的同学；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曾上映过译制的埃及影片《萨拉丁》，就是他主演的。1984年(在《鹁鸟声声》中译本出版的同一年)埃及《艺术》杂志曾举行问卷公投，选出10部埃及最佳影片，《鹁鸟声声》荣登榜上，名

列第六位，影片在埃及国内曾囊括最佳男、女主角奖、最佳女配角奖，以及最佳导演奖、编剧奖、制片奖。

好了！看来我的“狗尾‘序’”续得也够长了。就此打住，且要把它夹起来。

是为序。

仲跻昆

2016年12月18日

于海南文昌

前 言

塔哈·侯赛因，埃及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誉为“阿拉伯文学之柱”。

塔哈·侯赛因出生在上埃及尼罗河西岸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家境贫寒，三岁时双目失明。他天资聪明，13岁进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经训和教律。1908年，塔哈·侯赛因转入新成立的开罗大学，学习历史、文学和外语，毕业论文一鸣惊人，荣获开罗大学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被政府派往法国留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他刻苦攻读世界名著，潜心钻研欧洲文化，成绩优异。学成回国后，授任开罗大学教授。

塔哈·侯赛因担任过《文学杂志》主编、亚历山大大学校长、埃及教育部部长、阿拉伯语言学会会长、阿拉伯国家联盟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1956年埃及作家协会成立后，他一直担任作协主席。

20世纪初，埃及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空前高涨，文化战线上新旧之争也日趋尖锐。塔哈·侯赛因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一面翻译介绍国外文学著作，一面整理研究阿拉伯文化遗产，

努力探索发展新文学的道路，积极为埃及的文艺复兴奔走呐喊。1926年，他著的《论蒙昧时代的诗歌》一书，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认为对一切古代典籍都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提出“一切重新开始”的口号。他的主张被保守分子视为“离经叛道”，遭到攻击，致使作品被查禁。塔哈·侯赛因并未气馁，他身处逆境，继续奋斗，声名愈振。

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塔哈·侯赛因尽管双目失明，却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小说有《日子》《鹧鸟声声》《苦难树》《失去的爱情》《大地受难者》《山鲁佐德之梦》《真实的诺言》等，散文集有《春夏行》《来自远方》。这些作品在阿拉伯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塔哈·侯赛因由一个被人怜悯的盲童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大文豪、教育家，这在阿拉伯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虽然他始终未能突破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藩篱，但他在埃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在阿拉伯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桥梁作用，他在文学艺术领域所达到的成就以及他对阿拉伯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无疑都是一座丰碑。

《鹧鸟声声》写于1934年。当时，埃及人民正处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妇女的境遇就更惨。这一时期的进步作家多以妇女解放为题材，满怀同情地描写妇女愚昧无知、备受凌辱的悲惨遭遇，热情歌颂那些敢于同愚昧、落后、封建礼教以及各种邪恶势力抗争、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新女性，从而鞭挞黑暗社会与腐朽势力，为民族解放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塔哈·侯赛因的《鹧鸟声声》就是这样的代表作之一。

《鹧鸟声声》写了三个农村妇女的不同遭遇。母亲宰赫拉被无情无义、道德败坏的丈夫所遗弃，颠沛流离，流落他乡。后来，她的一个女儿惨死，一个女儿出逃，落得孤苦伶仃，孑然一身。大女儿胡娜迪给人当用人，与青年主人相爱，被守旧、残忍的舅舅杀死。妹妹阿

米娜为了追求自由，只身出逃，经受了种种磨难，终于赢得了人的尊严，赢得了爱情。但是，社会地位的差异，阶级的偏见以及封建礼教的不容，使她和青年工程师之间的爱情将成为另一场悲剧的开端。作者以一颗善良的心，通过对主人公阿米娜坎坷命运的描述，对生活在最下层的劳动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希望，而对残害妇女的封建礼教和邪恶势力给以无情的谴责与鞭笞。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鹬鸟声声》的艺术特色主要是语言美。塔哈·侯赛因是一位公认的语言大师。他的小说，熔诗歌、散文、故事于一炉，充满诗情画意，别具一格。阿拉伯著名诗人赫利勒·穆特朗曾这样赞叹过塔哈·侯赛因驾驭阿拉伯语才能：

阿拉伯语啊，你真荣幸！
你把自己的一切奥秘都交给了塔哈先生。
他从你的花园里，
采来朵朵鲜花，芬芳温馨；
他从你的海洋里，
捞起颗颗珍珠，剔透晶莹；
他从你的金矿里，
淘出粒粒金沙，把词句铸成。

译者学浅笔拙，难免不使珠光色减，甚者点金成铁。谨请读者见谅，有识者指正。

译者

1982年9月18日

引 言

本书获得大诗人赫利勒·穆特朗^①的赞赏，并蒙赠诗一首，深感荣幸，不胜感激。这首诗充分显示了诗人高尚、善良的一颗赤心。我不愿得而私之，使那些喜爱高雅诗歌的朋友享受不到；更不愿因虚伪的谦恭而湮没诗人的这一美德。

你使这鹈鸟声声，
在世上永远传诵。
这叫声萦回心际，
引起人们的共鸣。
它诉说着荒漠中的悲剧，
听来令人悲愤伤痛。
夜茫茫旷野万籁俱寂，
静悄悄只有行旅动静。

① 赫利勒·穆特朗（1871—1949），生于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后移居埃及，素有“两国诗人”之称。是近代阿拉伯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译者

深沉的黑夜紧闭双眼，
不忍睹行将爆发的罪行。
惊恐的小鸟声声悲叫，
预告着一出悲剧即将发生。
那叫声似一支支带火的箭，
穿人心肺，叫人心疼。
无辜少女的灾祸催我泪下，
她惨遭杀害，正当妙龄。
杀害她的凶手自以为，
这是在维护门风、贞节、德行！
而我却对这种惨状，
满怀悲伤，愤懑不平。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
姻缘错综，实难料定。
人心既然相似，
就该相通感情！
可叹这悲剧不止一桩，
多少同样的事件在埃及农村滋生！
这故事是那样娓娓动听，
语言又如露珠般晶莹。
写来自然流畅清如水，
读来胜似美酒沁人心。
阿拉伯语啊，你真荣幸！
你把自己的一切奥秘都交给了塔哈先生。
他从你的花园里，
采来朵朵鲜花，芬芳温馨；

他从你的海洋里，
捞起颗颗珍珠，剔透晶莹；
他从你的金矿里，
淘出粒粒金沙，把词句铸成。
这部著作奇迹般从天而降，
给人教诲，引人入胜。
不愧是当代文苑的一朵奇葩，
多么娇艳，多么新颖！
散文的形式，诗的意境，
诗歌也要妒忌散文的才能。



.....➡ 001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05

第三章 / 011

第四章 / 015

第五章 / 021

第六章 / 027

第七章 / 035

第八章 / 039

第九章 / 043

第十章 / 049

第十一章 / 065

第十二章 / 061

第十三章 / 065

第十四章 / 071

第十五章 / 077